

# 重温舟山老票证里的民生旧时光

□阿能

老票证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的历史见证，它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产物，浓缩了几十年经济生活的变迁，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缩影，有着岁月的痕迹。

##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计划经济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拮据，衣食住行居家过日子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票证，物资供应越紧张，票证种类越多。票证包括粮票、肉票、食用油票、鸡蛋票、食糖票、酒票、烟票、布票、肥皂票、煤球票等等。专用购货券分两种，一种是“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另一种是“副食品购货券”，还有大衣柜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电视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等，品目繁多。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可能对票证没有什么概念，也很难理解票证岁月里的酸甜苦辣，但舟山老一代人肯定忘不了当年那些品目繁多的老票证，有了这些票证就可以按计划指令价购买物品，否则你就得用“黑市”价购买了，一个月几十元钱工资的工薪阶层，是无力涉及“黑市”价的。其中布票是省里实行了计划控制的，一户人家若是子女多，布票不够，那只好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舟山老话头有：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阿四穿破烂。棉花票也是计划控制，那时，一般小孩子要想穿一件新花棉袄，着实不容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国家开始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许多生活必需品按户口人头限量供应。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根据户口簿登记的常住人口数发给居民各式各样用途不同的票证，居民凭这些票证才能购买到一定数量的生活用品，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老百姓将富余粮票节省下来还可私下换盆换鸡蛋。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近40年的漫长“票证时代”。

## 舟山的老票证

“票证经济”曾影响了舟山几代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其中肉票、粮票、



布票这三种票证是最常见的。小小一张票证，囊括了舟山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凭票购买的年代，尽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年，但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豆腐凭票每人每月好像只有两块，每块4分钱，但一早也要去南珍简易菜市场水作店排队。其他豆制品要用水作票，特别是过年过节，必须要半夜到水作店排队，去晚了别说是素鸡、豆腐皮，连香干也卖得精光了。

烟票比粮票、布票等票证出现得晚。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的烟叶生产出现困难，卷烟生产原料不足导致市场供应紧张。1958年国家决定在上海、黑龙江、浙江等地试行卷烟凭票定量供应，烟票由此产生。1960年，商业部下发通知，在全国实施卷烟凭票定量供应，烟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烟票的实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衰落，九十年代初彻底消失。

还有一种是有计划，但是不正规的指令票证，如自行车票、手表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毛线票、家具票等，当然这些是不会随意发到平常老百姓家里的，要经过商贸部门的审批。那个时代要想结婚，有了对象不稀奇，非要有38条腿、46条腿的家具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上电视机成了“四大件”，否

则，新娘子就进不了你家的门。因此，购买这种物品的票子就显得特“金贵”了。

1957年7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俗称侨汇券）给国内收汇人，侨汇券持有者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侨汇券汇集了粮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等各种票证。此外，有些省的侨汇券还印有肥皂票、煤票、油票等稀有票证。这一制度实行了四十余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废止。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完善，一部分计划经济时代的紧俏品，也随之放开了。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了加工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大批量投放市场，手表、洗衣机、电视机、棉布和烟酒等，再也不是定额供应的紧俏商品，这些票证先后退出了市场。

1979年，舟山开始供应液化石油气，按计划年供1000户，1988年达1300户。1987年，舟山建成100立方米的液化石油气贮配站。为了进一步改善定海本岛居民的生活燃料问题，舟山在1988年开始设计管道煤气工程，1989年4月开工，1991年9月向外供气。随着液化石油气供应量的充足，特别是管道煤气工程的上马，舟山的煤球需求量逐步减少，1993年后煤球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管道煤气在1994年7月正式

投产后，是年民用户为25800多户，工业及营业用户每日供应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定海、沈家门气化率在50%以上，煤球再也不是紧缺的民生燃料了。

“民以食为天”，粮票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城镇居民有购粮证和粮票，蔬菜农场的菜农和盐民有专业菜盐民购粮券，连农村也有农村购粮券。没粮票只好勒紧裤带饿着，要么想办法购五谷杂粮充饥。

粮食部门在1993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按照“计划指导，放开价格，加强调控，搞活经营”的原则下，取消了指令性调拨计划，城镇居民不再使用粮票，以《市镇居民粮食证》替代，以保持城镇居民粮户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发展，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五花八门的老票证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些老票证，可谓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真实历史见证，它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成了追忆过去的纸片，而这些票证也深深地烙进了曾经历经这个时期的几代人的记忆之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 阳光灿烂海盐香

□曹银员

潮声悦心，海盐醉人。

灿烂的阳光轻柔地抚摸大地，岱山岛一方盐田波光粼粼，水烟袅袅。我饶有兴致地徜徉在海边盐田，看卤结晶，非常美妙。海风带着点咸味，滩头银山似的盐坨凝聚着盐民的喜悦。不经意间，水平如镜的滩面，一朵又一朵如絮的小盐花缥缈呈现，晶莹剔透、洁白如雪，萌萌地浮在卤水上，不一会儿又晃晃悠悠地扎到卤水底下，变戏法似的瞬间成了白花花的盐粒。这是阳光与卤水变化产生的“宝贝”啊。

百味之祖、食肴之将！盐，曾是一代又一代海边人家的生计、烟火和生财。

我在岱山岛一个弥漫盐香的静谧小村土生土长，从小到大大一直跟盐打交道，无论是煮海煎盐，还是板晒、滩晒制盐，包括纳潮、制卤、结晶、收盐等工序，几乎统统看过、干过、亲历过。如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接海盐田烈日耕，千蒸万晒化澄莹”煮海熬波的人生岁月。

儿时，离老家不远处有一条拦潮海塘，海塘外是广阔的泥场。村里三五成群的盐民在斑驳老屋旁用石头垒起简易灶台，搁上铁皮大锅。这种薄薄的铁皮锅平底、低沿，有长方形（一扇门板大）和正方形（半扇门板大）两种。在锅里倒入适量卤，大火煮小火煎，待水汽蒸发后，锅底便留下了盐粒。

我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盐民，一辈子与海盐不离不弃。“凌晨出门鸡未啼，头顶烈日晒脱皮”，他天天干着繁重的晒盐活，常常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那时候仍处于刮泥淋卤、盐板晒盐阶段。生产工具除少量铁器外，多数是木、竹手工制品。爷爷在泥场中有两个溜（也叫溜墩头），是人工用海泥堆筑而成，圆形状，每个口径3米，底径2.8米，深0.6米，溜碗内下方铺点助渗卤水的稻草，中间埋一通节竹管，连接溜外卤井缸，以盛沥出咸卤。活儿最忙是潮水漫过泥场、待表层泥皮蹀起时，奶奶、妈妈都上阵刨土，用木板把前拉后推，一刻不停地吧咸泥皮堆积在一起。汗水浸满衣襟的爷爷，“呼哧呼哧”肩挑脚跑来回挑这一溜的咸泥土，得挑130多担。之后便整漏，挑留水，掘溜等繁多工序。制好卤，就要让它结晶为盐。盐板是木匠用杉木制造而成的，长2米，宽1

米，形如一扇门板，两头有手扛短柄，用桐油石灰嵌缝。晒盐时，地上各打4根短桩，将盐板平稳地搁置于桩上，然后倒入适量盐卤，经过日亲晒和风吹，盐卤渐渐自然蒸发结晶。爷爷有30块盐板，一溜儿排列在岸边泥场头，晴天马不停蹄地扛开晒，雨天急火火扛拢，整齐平叠，最上面一块盐板反面覆盖，大风天用绳子扎牢。炎热的夏天，少年的我也得参加刮板推（刨）盐劳动，把洁白如雪的盐推到盐板一角，方便爷爷收盐入箩。

爷爷去世的那年月，正值板晒变滩晒的转型升级时段，青春的我也满腔热血地参加了生产队建造滩晒集体劳动。造滩晒盐，事先应建成大水滩、蒸发滩、结晶滩和一条浦（河道）。每副蒸发滩纵向中间挖掘两至三米深两米以上的长方形泥卤池（用于雨天保存不同咸度卤水），口大底小，如“V”型，池上搭三角形竹木架并挂盖草扇。当年村里把一大片泥场建设成数百亩的盐田，全凭村民肩挑手扛苦劳作。我刚参加劳动，虽是半劳力，但照样干重活，钉耙、扁担、土箕不离身，整天不是挑泥就是挖浦，肩膀肿了流着鼻血也咬了咬牙坚持干。特别是下午四时多，我已经身疲力竭，肚子饿瘪，抬头瞧瞧西边的太阳像被凝固了似的，真想拿起扁担把它打下山，才好早点收工呢。

## 二

建好了盐滩，次年初春生产队安排我们去晒盐。其实就是在海边泥涂筑坝开辟盐田，将海水引入，借助阳光和风力日晒蒸发，逐渐浓缩至结晶析出固态原盐。涨潮时打海塘闸门，让海水沿浦道进入盐滩，让海水在大水滩连日静晒。头块块蒸发滩的地基要比大水滩高，把

大水滩海水灌入蒸发滩用手拉式水车水车（现是电机抽水）。蒸发滩有好几格块，按照水往低处流规律，一格一格的滩，前高后低，排列有序。紧紧相连的盐田，宛如一面面大镜子，能倒映蓝天白云。滩中的海水慢慢浓缩，通过逐格换放，越晒越咸，自然天成成为卤，然后在清洁的结晶滩里静晒，到时就会凝结出雪白的盐花。结晶滩均为沥青滩、缸砖滩（后来用黑色塑料薄膜垫底）。

我在此守滩晒盐，车水、刮滩、测卤、打花、收盐、装运、打草……希望所在，人累心甜呀。刮滩是用木耙将换水或淋雨过的空滩浮面污泥清理掉，压打平后再灌入新水。小小卤表是晒盐的重要器具，往返滩间，我时不时地拿在手上，顺便舀起一小竹管水，用卤表测量，根据卤值来决定能否换放滩水或取卤晒盐。炎炎烈日下，我常常牵动一条细绳子打盐花，经过打花的海盐粒细质优。搓草绳、打草扇是下雨天躲在草棚里常干的活，草品主要用于盖盐坨和泥卤池。晒盐靠天，谛听天气预报和揣测天气变幻是盐民的习惯，为此一只半导体小收音机我总是随身相伴。最担心的莫过于深更半夜骤然而下雨。我曾多次遇到，蓦地从睡梦中惊醒，飞也似的冒雨跑到盐滩，赶紧抢救露天的盐和卤，就像上战场一样勇敢、紧张、拼力。收盐时，先用木耙把散盐收拢，然后铲入干净土箕或盐筐沥装，然后一担担挑至方便运输的近处高地，堆成盐坨。长年累月上晒下蒸露天干活，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盐”，流淌的汗水在我黑不溜秋的脸颊凝结出零零碎碎的盐花，浑身咸咸的盐味。

## 三

晒盐忆，最忆是运盐。知否？在那个年代，

下海捕鱼和海滩晒盐是海岛百姓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晒出来的盐当然得及时销售。可当时全县只有几辆大卡车，每天一刻不停地跑运盐也忙不过来。无奈之下，距离县里集中储盐仓库稍近的乡村，只能靠壮年盐民自己拉小板车跑人力运盐了。在南峰求龙山咀盐坨，我疾速往小板上装4个每袋为100公斤的大麻袋盐，独自一人徒步拉到距离10里外的小高亭海港码头仓库（后转闸口仓库）。村里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来回拉两趟才能算一个工日。可是这条运输道路是一条盘旋山腰且山脚高低不平蜿蜒曲折的泥石路。全程要爬外陈家、小深水、大深水、馒头山等多处坡道，尤其是小深水这段坡道，长150多米，别说是拉重车上坡了，就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筒装行走，也会累得腿软腰酸。为早一点时间完成当天拉盐任务，我每天凌晨4时起床，狠狠地吃饱，穿好草鞋，再带上一双备用。到了上坡道，我便将浑身的力气集中在脚掌上，通过不打滑的草鞋将劲力直接支撑至地面，低着头、咬着牙、适时屏气，一步一步拉动车子，左横右摆S型曲线慢慢艰难前行。下坡时，用小板车后面吊棍（在小板车后部下面自装一根结实的硬质木棍）作为临时刹车，随着车的惯性速度迈开大步飞快奔跑。人力运盐非常之辛苦，尤其是载重量的小板车在急速冲下坡道时候，一旦车速控制不好就难免发生事故。不过，身强体壮的我上午忙完运盐活，下午便可以爽爽快快地自由活动呢。苦中亦有乐，也许，这就是海岛盐民的真实人生写照……

海盐，而今在我心目中的分量依然很重，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人生有“盐味”，更弥足珍贵的是蕴含一缕“与盐共舞”的文化情怀。